

人·书·情

# 藏书旧闻

Cang Shu Jiu Wen



皮尔逊 著  
萧 媛 译

# 藏书旧闻

皮尔逊 著

萧 瑗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旧闻/[美]皮尔逊著;萧瑗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  
(人书情)  
ISBN 7-5382-7255-0

I.藏… II.①皮…②萧… III.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2308号

总策划:刘国玉 马旭东

责任编辑:郎冰 徐悦

技术编辑:代剑萍

封面设计:王萌 吴光前

责任校对:黄鲲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印制:沈阳市第三印刷厂

发行:辽宁教育出版社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1/32

印张:5.25

字数:100千字

版次: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14.80元

---

邮购热线:024-23284435

## 序

“为什么你不就书籍收藏这一主题写本书呢？”他说。

“哦，理由也许不是很好，”我回答说，“但我对藏书的了解并不比对华尔街的操作了解得更多。”

“但一定有很多不很富裕的贫鸟，”他坚持说，“他们也许不能买几百元一件的珍品，却愿意买七角五分或一两块钱一本的书。这些人可能喜欢一本专为他们写成的书。”

“也许是这样。”我承认。

## 前 言

本书选择的 12 个章节中有一半是从未出版过的。其余的 6 章中,有一部分曾在其他地方刊登过。对此,我应该感谢《国家》的编辑,前《周刊》杂志编辑和现任《独立》杂志的编辑福勒先生,《波士顿晚报文摘》的文学编辑埃杰特先生,还有布兰德斯·马修斯先生,是他允许我们重印了这些文章,对于他的建议和意见,我想特别表示感谢,并向他致以我个人的热烈的敬意。《一个美国怪才》重印自《纽约公共图书馆期刊》经其编辑同意作了数处更改,对于该期刊编辑的博学和恩惠我无须再作赘述。

艾德蒙·莱斯特·皮尔逊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文字的恶作剧(之一)   | 1   |
| 第二章  | 文字的恶作剧(之二)   | 12  |
| 第三章  | 书店           | 27  |
| 第四章  | 神奇的少儿读物      | 38  |
| 第五章  | 寻找奇妙的书籍(之一)  | 52  |
| 第六章  | 寻找奇妙的书籍(之二)  | 62  |
| 第七章  | 禽鸟           | 87  |
| 第八章  | 廉价小说和高雅小说    | 96  |
| 第九章  | 加里姐妹         | 105 |
| 第十章  | 一个美国怪才       | 117 |
| 第十一章 | 失去的初版珍本      | 134 |
| 第十二章 | 致谢托玛斯·德·昆西先生 | 147 |

## 第一章 文字的恶作剧(之一)

那些曾因愚蠢行为而吃过苦头的人对于法律制止文字恶作剧的做法感到十分欣慰,这样一来,在书本中探险就比较安全,且温和了许多。如果真有法律条文规定所有的书籍必须遵循其标题页的内容,就像瓶中的药品必须和它的商标完全一致那样,我们的自尊将几乎不会受到伤害;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的智慧却会更为迟钝。在 H. G. 威尔斯的《时代机器》中步入未来的旅行者发现,到了那时,除了一种例外,人类生活中所有的危险征兆都会得以排除。他们的生活安定而欢快——同时却又极其无聊。

当法律对文字的恶作剧施与罚金和监禁的惩处时,书评作者和其博学的兄弟——文学评论家们——的工作将会变得简单。没有一伙谋反者胆敢聚集在一起庆祝某一想象中的俄国小说家的生平和作品;一个虚拟的诗歌学派的诞生和其代表风格的作品,将会像印刷假钞一样被视为非法;所有对南海航行的纪录都只能是事实的记叙。到了那时,书评的作者可以去钓鱼或打高尔夫球,而将他们与日俱增的工作交给助手或誊写员来进行。

书评的作者在谈论一本书时,不一定带有怀疑态度,但至少应该带着问题。这本书究竟是如其表面所示,还是诙谐的模仿,或是讽刺文学?它的作者是否曾拜访过他所描述的新奇的地方,或是了解他所引用的写出奇诗怪韵的诗人?如果一个书评家对于他所

看到的印成铅字的所有观点深信不疑,并将其传递给读者们,那么或迟或早总有一天他会遭到抨击。那时他就应心平气和地接受别人的取笑,或者,如果他自视甚高,他会对该书的作者大为光火,并以充满火药味的激烈的语言痛斥他。

有位职位颇高的教会人士——我想他是一个教长或领班神父,因为我记得他曾使我想起了特罗普洛<sup>①</sup>——这样说过,“我曾听说过那本书确实从头至尾都是虚构。”

然后他盯着我看,似乎想要将中世纪的诅咒紧接在他的结论后面。我告诉他我也听到过同样的评论,而且是从可靠的权威方面。

“那么,”他拍着桌子说,“写这本书的人就是一个小人!十足的小人!”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愤怒,作者的技能引起了我的景仰,但神父的献身精神却遭到了践踏。这本书就是蒙哥马利·卡迈克尔所著的《约翰·韦尔施的生平》,是文字恶作剧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将传记与小说区别开来有两个最显而易见的标记,正如许多其他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之区分一样:从传统的惯例来说,传记文学应该是更大部头,价格更高。如果我没搞错,韦尔施的书符合上述第二个条件,但却不会是第一条。它不是很大部头,只像一部小说那样,其中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讥讽口气,不是模仿诗文,至少,就我迄今为止从内在证据中所作的发现来看是这样。它正如其最初的意图那样,严肃而虔诚地记叙了一位身居意大利的英国人和罗马教

---

<sup>①</sup> Trollop, Anthony (1815—1882): 英国小说家,一系列假想的以巴塞特郡为背景的小说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会忠实的教友阿西斯·圣弗朗西斯热忱之学生和忠实信徒的一生。

然而,约翰·维廉姆·韦尔施的先辈和家族,他的杰出的文学作品与其典范人物圣弗朗西斯的圣徒生活之类似之处,以及他在圣洁的气氛中和在教皇保佑下的死亡,全都出自于卡迈克尔之手。卡迈克尔是大不列颠驻意大利领事馆的人员,著有多部作品,主要是写实作品。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的神父不能为塑造一个因虔诚而令他崇拜不已的虚构人物感到欣喜,除了一种解释,就是他认为由于受到欺骗而自尊心受到伤害。

文字恶作剧的作者和恶作剧者之间仅仅有着最遥远的联系。18世纪爱打趣的小丑认为在自己的朋友之间,以恶作剧带给别人肉体痛苦或精神屈辱来取胜是极其恶劣的一种把戏。他就是中世纪诙谐作者的精神子孙。同时,当他与磨坊主的妻子私奔时,他从未感到极度的欢欣,直到有一天,磨坊主因境况窘迫,陷入泥沼受阻,或者是将头陷入雪堆中而拼命摇晃双脚时,他才感到满足。

西奥多·胡克是生活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这类恶作剧者。胡克富有魅力的突发想象可在阅读关于他的《伯纳斯街巷恶作剧》一书时领略到。这本书在布拉姆·斯托克的《著名的江湖骗子》一书中,也用同样妙趣横生的笔法得以描述。

大学生的恶作剧至多不过是较高水准的风趣妙语;这些恶作剧通常都将目标对准那些处于优越地位的自命不凡的人,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宽恕。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牛津“大学生恶作剧”,有的学生假冒“阿比西尼亚王储”及其随从,他们被隆重地迎接到皇家海军舰艇上,受到鸣礼炮和所有其他正规的礼仪接待。

在小说中,大学生的恶作剧经常是精心策划的,这些恶作剧的目标常常是使某人窘迫得不知所措,或是为了捉弄某个人。这样,

在 E.F. 本森先生的剑桥大学故事《文学士巴比》中,一个对皇室十分敬畏的势力的大学生,被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公开露面,由女侍臣陪同到另一个大学生的房间去喝茶而妒羨不已。作为一个势利之人,他为此感到欣喜若狂,又有些嫉妒,低声祷告“上帝保佑女王”,全然不知他面对的是学院戏剧俱乐部的一个天才演员。

在 C.M. 弗兰德劳先生未被收集的故事中,有一篇讲述了一个哈佛本科生的故事。这个本科生为英语写作课上的一首十四行诗绞尽脑汁。他将想好的首行诗反复讲给班上的同学听,使同学们都觉得厌烦之极。在这个学生看来,一个伟大诗人之悲剧性的死亡最适合作为自己首篇诗作的主题,因此他在同学间反复询问以“雪莱已故去”这样的诗句开头如何。他日复一日地重复同一问题,同学们想方设法提醒他,他们对这一不幸事件已经听够了。有几个星期,他的生活处处都笼罩在诗人之死的悲哀中,最终有一天他意识到这件事情应该收场了。那一天他正坐在霍里斯街的剧院看剧,引座员出现在他面前,交给他一个留言条,让他火速赶到麻省总医院。他赶紧乘出租车几分钟就赶到了医院,心里充满了忧虑,以为自己认识的某个人可能成为一场事故的牺牲品。但当报上姓名之后,一位冷漠无情的护士递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仅有的一行字是:“雪莱已故去。”

《科潘内克的补鞋匠》也应被选入斯托克先生杰出的冒名顶替者的选集中。从道义上讲,他并不比一个骗子强,他假冒的目的是掠夺城镇的金库。他穿上俄国军官的制服,使人人对他敬畏并服从他的命令。他的做法令整个世界捧腹,讽刺了德国军国主义除了称霸之外一事无成的现象。

然而,如此的要人们与文字恶作剧的作者之间仅仅有着十分牵强的联系,我们还是将欺骗(一个丑恶的字眼,意指那些为得到利益而欺诈的行为)、文学赝品和文字恶作剧区分开来为上策。有一种严格和古远的道德家会将以上几种人混为一谈,他们也会丢弃小说,认为小说中除了谎言还是谎言。几年前,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刊物上,而且是在“假冒者——文学”的栏目中,我不禁感到震惊和滑稽。当我正感到奇怪这是否出于尖刻的编目者自我表现的尝试时,我注意到了自己是第一次,也是以一种唯一可能的方式,与著名的托玛斯·查特顿<sup>①</sup> 出现在同一类别中,因而为得到这样的殊荣有些受宠若惊。

时间驱散了许多想象中的冒犯。查特顿曾执意坚持自己并没有撰写以中世纪教士名义出现的作品,这件事直到今天也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难以解释。但是没有人同情沃波尔<sup>②</sup> 在这件事情上的愤怒。今天,查特顿启发了人们的幻想和同情心,还有一种不明确的信念,即相信查特顿本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由于遭到非人道的待遇和忽视而选择了自杀。我之所以说不明确的信念是因为查特顿是那种人人皆知的文学人物,可是人人都知道的只是其名字和命运,而对他的作品却所知甚少。正如参议员洛奇<sup>③</sup> 所说,

---

① 托玛斯·查特顿(1752—1770):18世纪英国哥特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诗人。幼年聪慧,10岁能诗。11岁时作田园诗《埃利努尔和朱佳》,诡称15世纪作品。此后又有一些诗篇,假托是15世纪罗利牧师所作。后来去伦敦,打算以讽刺作品震撼全城而一举成名。滑稽歌剧《报复》虽为他赚了几个钱,但依然摆脱不了贫困。1770年8月24日夜,在寓所里服砒霜自尽,年仅18岁。死后却出了名。

② Horace Walpole(1717—1797):英国作家、鉴赏家和收藏家,也是英国文学中最勤奋的书信作家。

③ 见“被接纳的英雄”(Certain Accepted Heroes)。

“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然而值得怀疑的是，除了他的编辑或传记作者之外，是否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引出一段话来。”除了英语文学的教授以外，你可以向任何一个人许诺，假设他可以即席背诵一段查特顿所写的诗节，即可获得奖酬，一般来说相信这样做是万无一失的，虽然并不绝对。

查特顿开始于伪造雕刻纹章和家谱图以证实布里斯托尔的一个锡匠伯古曼先生是德·伯格姆贵族家庭的后裔，那年他才 14 岁。（一个锡匠怎么可能？除了荒唐的设想外没有其他解释。）这一行为使伯古曼先生十分满足，给了查特顿 5 个先令作为奖赏。这可能并没有使他完全道德败坏，好像苔丝的父亲约翰·德比菲尔德从古物收藏家那儿得知自己是古代骑士家庭德伯家的成员那样！可是查特顿早熟的天才和对中世纪遗风的爱好却不需要 5 个先令的奖赏。他的生命只有不到 4 年的时间，这已足够创作一批得到认可的诗作（远远超过一个正常学生的能力），更不要说他还有伪称的 15 世纪牧师罗利的作品。查特顿伪称罗利的作品引起了一场“罗利争论”，激怒并困惑了一批知识渊博的学者，使查特顿的名字在英国文学史上千古永存。优秀的批评家们在罗利的诗作中发现了许多优美和有利的篇章；而对我来说，它们却是枯燥无味的。我注意到帕尔格雷夫在他的《金库文学》中对查特顿只字不提后，感到十分欣慰。然而，在范围更广的选集中，习惯上似乎是选入一首他的诗作，比如说在亨利·纽博尔特爵士最近的《英语选集》和勒加利恩的《英语诗歌选集》中所做的那样。

查特顿 18 岁以前，在饥饿和绝望之中挣扎，终于吞下砒霜，用这一最痛苦的方式毁灭了自己。一个世纪以后，他的精神又得以

复活,与另一个诗人弗朗西斯·汤姆逊<sup>①</sup> 并肩,将他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汤姆逊对此事的论及可在威尔夫里德·布伦特的《我的日记》中找到。

似乎没有一种文字恶作剧是作为令人愤怒和使人厌烦的事情长久留存。没有人因为霍桑在《红字》这部伟大小说的序言中声称他在塞勒姆海关的阁楼上发现这部小说以及与海丝特·普林有关的文件而认为他是一个骗子。艾伦·坡的气球恶作剧今天并没有成为对他不利的因素——它几乎已被遗忘——虽然它毫无疑问地在 1844 年 4 月激怒了纽约《太阳报》的读者们。附带说一下,60 多年以后,当《太阳报》在编辑版开辟了一个专栏,正儿八经地讨论文学恶作剧时,他们终于有机会报复了。此类我已讲到过的作家,以及我在下一章中将要讲到的不甚知名的人,发明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字恶作剧,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欺骗某人或对其造成伤害,也不是为自己寻找任何不该得到的利益。

接下来是文学的伪造者——与以上所述不同的一群人。这些人创作一些赝品,冒充是历史上某个真实文学人物的书写。他们经过虚假的陈述,将这些仿制品卖给富有的收藏者。受害者意识到后可能会诉诸于法律,但常常得不到支持。此类事情中最严重的一个案例是关于著名的法国数学家 M. 米歇尔·查斯莱,他在 1861 年至 1870 年间购买了 27 000 件伪制品,为此花费了 15 万法

---

<sup>①</sup> Francis Thompson(1859—1907):英国 19 世纪 90 年代审美派诗人。最初学医,后由于贫困去伦敦谋生,沦落到卖火柴和报纸的地步。1888 年,在《快乐的英国》杂志发表两首诗,受到布朗宁的赞赏。1893 年出版《诗集》,受到很高评价。最著名的诗篇是《天堂猎犬》,写上帝追逐人的灵魂。所写散文大部分在死后出版,其中有《论雪莱》(1909 年)。

郎。一个名叫维瑞-德尼斯·卢卡斯的人策划制作了这些伪制品。卢卡斯没受过什么好的教育,具有罕见的自信和强壮的右臂,他在许多年中平均每天制作8件以上这类仿制品。这些仿制的文件和信件包括帕斯卡的信(大约有100封),莎士比亚的信(27封),数百封拉伯雷的信,还有一些牛顿、路易十四、熙德和伽利略的信件。然而这只是收藏品中不重要的部分,其精华部分还包括萨福<sup>①</sup>、维吉尔、凯撒、圣路加、柏拉图、亚历山大大帝和庞培的信件。有一封克娄巴特拉写给凯撒的信谈论他们的儿子塞萨里昂;拉撒路给圣彼得的便条;玛利·马格达莱纳与勃艮底国王闲聊的诗体书信。为什么他没有将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亲笔签名信——大卫王写给约押<sup>②</sup>的通过乌利亚<sup>③</sup>之手传递的信——包括在内呢?这些信全都写在同样的纸张而不是羊皮纸上,而且所有的信件,甚至《圣经》人物的信也都用法语写成,考虑到这些东西是被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几何学家急切地购买并且热情地为其真实性辩护,你就会相信,数学方面才能的发展和推论能力甚至常识判断力二者之间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近年来,在苏格兰有一个“古董匠”十分活跃,他的专长是苏格兰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文稿。有位绅士告诉我说,他曾经极其细心和充满崇敬地协助一位拥有这个古董匠制品的收藏家传递了愿望,想请另一位鉴赏家和收藏家将他的收集品作一个检验。因为

---

① 萨福(Sappho 约612BC—580BC):希腊著名女诗人。作品有抒情诗九卷,哀歌一卷,仅有残篇传世。

② 约押(Joab):大卫王军队的元帅,见《圣经·撒母耳记下》卷。

③ 乌利亚(Uriah):《圣经》故事人物,大卫王部下的赫梯人勇将,大卫王看中其美貌之妻 Bathsheba 而设计使其战死以占其妻。

这位古董匠贗品的牺牲者是富有名望的慈善绅士——一个出名的美国图书馆的主席。不久，欺骗行为被揭穿，骗子被惩罚——我们可以在维廉·拉夫埃德的《路斯凡的迷》一书中读到这个故事，拉夫埃德的这本文集中对各种各样的卑劣行径作了引人入胜的描写。你应感谢我告诉了你这本书，虽说拥有它还须费点苦心。对于有些书，想得到它们不是只靠简单地给最近的一个商店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当然了，如果你可以用如此简单的方法得到我的这本书，我将不会有异议。

你和我都不属于年轻的文学绅士这个阶层（他们中有些人也已经 55 岁！），这个阶层的人士宣称信仰魔法，极力否定他们有任何道德观念。我们完全有权对文学贗品的制造者表示反对，宣告他们为邪恶之人。

然而安德鲁·兰在他的《书籍和作家》一书中对这些人表示了容忍。他承认只有十分聪明的人才能制作出这样的贗品。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多么年轻，而受骗者们又是多么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兰认为伪造者的动机虽然离奇古怪各有不同，但无非是出于虔敬、贪婪、“进取心”或喜欢开玩笑。首先，伪造的假冒者出于虔敬，是因为他们是为了教会、神职或者教义而行骗。其次，是贪婪的行骗者，他们的行为仅仅是为利益所驱使（维瑞·卢卡斯？）。接下来是出于所谓“进取心”而行骗的一种人，这种人“希望得到诗作发表的机会，而如果他们作为新人出现将不会受到重视”。

这样想是有一定道理的：读者们总是对一篇三个世纪以前写出的枯燥无味的东西比对于现代的更有趣味的作品评价要高。有些古文物收藏家，或许还有不少书籍收藏者和各种各样书目标题的专家们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从未对任何一本

书的价值有过独到的见解；文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传统，是别人的判断。他们可以重复古代的口头禅，比如像，“年代久远的书最好，”他们可以谈论“时间的可靠判断”和“当代文学中短暂的人物形象”。事实上，他们不过是没有鉴赏力和勇气罢了，并且愚钝得不可能有自己的见解。他们不在乎文学作为创造性的艺术，只是关心其技术性细节和结构。他们会花几个小时讨论一个四开本《哈姆雷特》中放错了位置的签字，如果有人提及奥斯里克这个词他们的脸会变得表情木然。如果有人在告诉他奥斯里克的身份时说错了话，他们就会对这个人表现出一种很滑稽的轻蔑态度。面对有创意的作品他们感到窘迫和恐惧，但他们的智力将会反反复复地消磨在某些古代印刷坊平凡乏味的惯常工作中。

兰的分类中最后的一种是那些仅仅为了开玩笑而行骗的人，或者至少他们的初衷是开玩笑。他将维廉·亨利·艾尔兰的莎士比亚伪制品（其中最著名是沃尔蒂格恩<sup>①</sup>的悲剧）列为此类；而佩恩·科利尔的莎士比亚伪制品则更难解释，似乎是由不可理解的多重动机而产生的结果。也许还应提到西德尼·李，在他关于此议题的评论中似乎对艾尔兰和科利尔伪制品中“闹着玩的”角色没什么印象<sup>②</sup>。

读者们可以在 J. A. 法勒先生的《文学赝品》中看到对这一主题的详尽讨论。特别是关于乔治·撒马纳扎的一章《著名的福摩萨人》尤为有趣，乔治杜撰了他的名字，他的出生地点，甚至使约翰逊

---

① 沃尔蒂格恩(Vortigern, 活动时期 425—450 年): 不列颠人的国王。虽然他是许多传奇的主角, 但也许可认为他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

② 见卢卡斯先生的图书经销商贝莫顿先生的《关于贝莫顿》，一本关于文学伪造品的选集。他实际上还真的读过《沃尔蒂格恩》。

博士感动至深的虔诚都属伪装。在安德鲁·兰为法勒先生的书所作的序言中,除了讲述他在自己闹着玩儿伪造历史小说《法夫<sup>①</sup>的僧人》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外,还给想要仿制边境歌谣<sup>②</sup>的人列了一个有趣的配方。他伪造了一些老的历史纪念品,他编写了使迷信中世纪遗风的人大伤脑筋的书,使他们不知道自己手中拿的究竟是现代小说还是 15 世纪的文档,而喜欢读小说的公众却惊叹说:“噢,这是一本令人恐怖的真实历史。”

实际上,伪造会受到与其所造成的损害完全不相称的严厉谴责。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本人就被众多的老歌谣的编造者之一欺骗过。但法勒说,如果他真的被欺骗过,他也只会一笑了之。法勒先生在书中引用了沃尔特爵士的话:“在猛烈抨击冒名顶替的欺骗行为和对此类行为提出质疑时,没有伪善的言辞。如果一个年轻的作者想要假冒古人的名字发表自己一首美丽的诗文,公众肯定会更多地从中得到充实而不是因受骗而遭到伤害。”

---

① Fife, 又为法夫郡(Fifeshire), 苏格兰原郡名。

② Border Ballad, 一种生动活泼的英雄叙事歌谣, 描述 15 和 16 世纪发生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上的袭击、械斗、诱拐和私奔等事件。这些歌谣所涉及的虽有一些历史价值, 但多数都是歹徒和匪帮的个人报复事件。